



## 鸡年画鸡

李雪健 画并配诗

佛家超脱讲悟空  
道家无为论养生  
儒家正统说中庸  
僧俗身唱五更  
年复一年日复日  
唱罢春夏唱秋冬  
一直歌唱到无声  
脱毛入锅有大用

## 老早个春天

董国宾

春天调皮地敲碎冰块，冬还没睡醒就不见了影子。迎春花张开了笑脸，小动物也睁开了眼睛，水芹、春鹃、野荠菜熙熙和和，散发着春天的信息。

山昂起了头，春水软绵绵的，野地绿茸茸的地毡铺过去，满眼青翠和生机。

春风吻了小桥，踏春的脚步更轻快了。春风吻了枝条，枝条亲吻着摇曳春意。春风吻了草地，小草尖摇晃着小脑袋直往上拱。春风吻了园子，芬芳四溢，花香满园，各色花草竞相争春。春风一吹，大地鲜亮亮的，万象美妙又生动。

细雨落下来，湿润润的绿茵滚起了小水珠，小河水面上挂起了丝的帘。雨滴还打在细枝细条上，山洼里、高坡上和田地里，都有“沙沙”的敲击声。细雨一来，这里那里，一派清新和自然。

春日一暖，千树万树新芽初绽，细叶猛长，春草打着滚儿走遍天涯与海角，细细密密的春意散到每个角落里。流水声清脆起来，鸟鸣震响了空山。蜜蜂像一球球绒絮，逆着阳光和风斜飞。小孩童赶忙换上轻装，甩开大步往前跑。春天的大园子里，山林野地桃红柳绿，弯河夹岸翠色摇曳，醉了这个季节。

阳台上，欢逗的阳光透进来，薄薄的心思就暖了。到户外去，又是一片春色。马齿苋、水芹、小根菜窃窃私语，丛丛簇簇，春意蓬勃。田地滚起绿波，原野青蒙一色，极目天际，似有春烟，有人踏青，三五成堆，谈笑间弯腰塞进提篮。春野之上，粗味野菜胜过肥美鱼鲜。老早个春天真是美不胜收。

春卷春卷，阳光照和，春天是位神奇的工匠，把人间雕琢成了花朵。杏花吐香，柳枝起舞，嫩芽轻叩大地，紫燕衔来春歌，跳跃的思想记下春的模样。农民春播，学子研读，蜜蜂采撷百花，春天埋下希望的种子，期盼秋风送爽时，收获美好、甜蜜和丰收。

短笛轻吹，陌上蝶飞，橹声搅了春水的眸子。这老早个春天和大地撞了个腰，大地便笑了。

文宁

摄影大师星野道夫说过：“踏上旅途前，我曾梦想用自己的镜头将全世界的景色如数收录。然而，在用观景窗窥看各地美景并一一保存于底片上之后，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假如有一天我能将世上所有的景色都拍下，我大概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开心。因为我现在觉得，在当下，在这个瞬间，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不曾遇到过的风景，等着我与它们相逢。对我来说，这才是最棒的事。”

是去马尔代夫体验阳光与海水的浪漫，还是去非洲草原感受野生动物大迁移的壮观？是去韩日狂扫原装化妆品，还是去南极亲近萌萌的企鹅宝宝？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出行目的地及线路的选择，通常会暴露我们内心的小秘密。

冲着名胜去，图的是“到此一游”的自慰，饭桌上、朋友圈里一句“我去过”，很容易赢得点赞、共鸣。

#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只不过这大体是“菜鸟”的爱好。外国人都知道中国有个故宫、长城，今天如果有谁津津乐道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山大川，已没有多少炫耀的价值。

微信朋友圈里，最酷炫的旅游照中，有徒步穿行原始森林的，也有跑到非洲大草原，拍下斑马、狮子狂奔视频的。

还有向往奢华体验的，豪华游轮是必坐一次的，管它去哪儿。据说，很多人喜欢它没有舟车劳顿，三餐免费，还有时间悠闲地买买买。美女们也终于可以将压箱底的露背礼服裙穿将起来，迈着电影里贵妇的步伐，在游轮的甲板上流连，做顾盼生辉状。

循着书本出发，也是不错的选项。夏坚勇的散文《大运河》，几次撩拨起我沿古运河走一趟的冲动，最初的那段邗沟，历尽岁月沧桑，如今会变成什么模样？昔日这一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水上交通要道，是否还流淌着当年船娘的绵绵歌声？一条河流，又是怎样左右着几个朝代的兴衰？

余秋雨的散文《一个王朝的背景》，让承德避暑山庄名声大振。站在山庄这张“休息着一个疲惫王朝”的“罗圈椅”上，尽管我们不如学识渊博的学者那般，发古人之幽思，叹朝代之更迭，但感受一下将莽莽苍苍一大片山岭放进一个园子来消遣的气魄，想象一下康熙“一日射兔 318 只”的彪悍，似乎能隐隐听到当年八旗子弟在木兰围场纵马射猎的阵阵马蹄声。

循着书本出发，多少有被文人诱导的成分。到过河南洛阳，尽管品味不出有学者形容的，这一古城“如夫人、继室、嫡妇”的味道，但还是被她十三代古都的历史深深震撼。

几次去南京，一直没顾得上去乌衣巷看看。“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脍炙人口的《乌衣巷》，描绘了乌衣巷自六朝到中唐的沧桑变化。据说，这条小巷东晋时是世家大族居住之地，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的府邸在此，指挥淝水之战的名将谢安的府邸在此。

想来这里当年也曾门庭若市，冠盖云集。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行”，是一家大报文化副刊开的专栏。想来，自己在读到一首诗词时，对涉及的地名，常常会在脑子的地图中寻找它的具体方位，有时，搞不清当时的地名演化到今天叫什么，也就不了了之，而那些一眼能确定现在方位的，总会想象一下诗人在诗词中寄托的情感与特定的地域有着怎样的丝丝关联。

有人说，“旅游仅仅是用双脚与眼睛，旅行还要带上灵魂和梦想”——其实，没那么玄奥。旅游也好，旅行也罢，是跟随心中男神女神的指引，或是听从身边闺蜜的建议，还是由旅行社的设计，其实我们都是跟着心底的好奇心走。

因为我们相信，在那遥不可及的世界，一定有着我们触手可及的世界更为辽阔的天空，一定会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希望和惊喜。不知、不懂、不能……幸亏有了好奇心，我们才会循着内心的小冲动出发，在庸常的日子里，给自己一段放飞的体验。

“我将穿越，但我永远不会抵达。”

要人的笑声骂声，需要你家走出我家走进，需要有事了可以有人坐下来商量……

他们给村庄带来了一年的财富，这些财富足可支撑下一年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他们是村庄走向未来的希望，是一个村庄有别于另一个村庄的鲜活名片。

平日，他们驻守在异乡的建筑工地，工厂车间、饭店酒楼、街边地摊上；甚至随着渔船十天、半月漂流在海面上，随时都有渔船触礁被海啸掀翻的危险……他们流汗，甚至流血，决不流泪；他们不怕吃苦，不怕累，只为有个安身之地，只为了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很好。

他们趁着现在还年轻，还能扛、背、驮，还能熬夜、通宵达旦地干，将在家乡积攒下的力气毫无吝惜地在他乡挥洒。他们忍受背井离乡的悲痛，把乡愁深深埋在心底，只为了自己未来的村庄，拼搏。

终于熬到年底了，可以光明正大地回乡了，双脚踏上村庄的那一刻，所有的苦累都不算什么。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人间天堂。

## 回乡的人儿

杨松华

村庄一下子生动起来了。那些远离在外的人儿年前都陆续回到村庄，回到他们阔别一年，甚至两三年的村庄。

老毛叔和腊元夫妻俩是这次回村最早的人，他们仨都在浙江宁波建筑工地上打工，老毛叔干的是泥工，腊元夫妻俩干的木工装潢。随着年的临近，浙江那边的天气也到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许多建筑工地都早早停工了。这正合了仨人归乡的心意，腊月十八，仨人结伴同归，腊元夫妻俩要趁年前的这段时间将一整年没住人的房子角角落落彻底清扫一遍，还要找人对脚屋漏雨的屋面修葺；老毛叔和他老婆分离快一年了，早回来的这几天刚好可以和老婆多温存几天。

大刚夫妻俩是小年那天上午到家的，一到家便投入到和爸妈对新老两栋楼房的扫尘中。当然重心还是老楼房的打扫，那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盖的，屋子虽说有些陈旧，但里面盛满了这对老人对一大

家子人吃的全部，也是这对老人平时带着大刚夫妻两个孩子住的居室。新楼房是大刚夫妻俩 2012 年盖给他们的这个小家住的，夫妻俩长年在外地打工，整整年空着，虽说父母平日帮着隔断打扫，里面还是飘了不少灰尘。

竹欣、美华、小波是年二十六到家的，这三位 90 后娃子的回来，似一股春风让村里掀起勃勃生机。他们在福建打工，今年约好了一起结伴回乡。尽管他们回到家时已临近傍晚，但还是把村里其他几个年青娃子闹得满村跑来奔去，直闹到十一、二点，还能从某个院子传来他们窃窃的压抑不住的笑声。

老毛叔和腊元夫妻俩代表村里 60 后的在外打工者，像他们这样年年把外出打工当成主业的人并不多，另有三位也赶在小年前回到了村庄。他们都没有没有成家的子女，有的在念书，需要他们抚养。他们的归村，给村里应有的家庭插上了坚实的柱基。

大刚夫妻俩则代表村里的 80 后在外打工者，像他们这样年年把外出打工当成主业的人占了全村人

口的三分之一。他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每人肩头都架着副沉重的担子，他们要将担子挑起来，外出打工是他们最好的谋生方式。他们回到家，还得参与忙年，扫尘、置办年货、宰鸡杀鹅，处理他们不在家时父母亲不能处理的事情。但他们有个好处，吃喝煮饭不用操心，有老爹老母担着。

竹欣、美华、小波代表村里的 90 后在外打工者，这些年轻人也占了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如果家里没有特别的事，他们都一个个飞往外面的经济发达城市，村里是他们待不住的地方。他们可以长年在外漂泊，不给家里寄一分钱，甚至几个月才和家里的父母通一次电话。他们是回村过春节最晚的一批人，他们回到村来，不用参与忙年，他们只关心村里同年龄段的伙伴和自身的穿戴，吃喝拉撒都有父母甚至爷爷奶奶们管着。他们是村里这时节最自信的一批人，也是最清闲的一批人，他们的到来，给沉寂一整年的村庄划上最浓重、光艳的一笔。

村庄因这些离乡的人儿到来，正一天天生动、热闹起来。村庄需要人的汇聚，需要人的闲杂语言，需

## 回到一座城

王太生

我在寒风中，和腊月返乡的人流一道，回到一座城。这座城有水、有云，有湿润的空气，有我听得懂的语言，熟悉的亲人和朋友，让味蕾激动的腊肉气味。

小别数日，我去找写诗的朋友于二。他不在家，正坐在城南老水关上抽烟，在故园余晖的温暖霞光中双眸闪亮。

老水关，是这座城老早的一个隘口，城里的船，到城外，要经过老水关。几年前，几个建筑工地的民工，挖基时，一不小心挖到地下的老水关遗址，那些夯实的青砖一层一层地码着，中间用白糯米浆勾缝。寂静的地方，荒烟蔓草，于二散步时，喜欢到老水关上坐坐。

于二指着凹陷在地层下的那一小块坑说，这个地方就是老水关，600 年前，这里有水，水流翻涌，船就是这样从这儿，嘎吱一声，摇出城去，一只船，一只船，就这样消逝在云雾烟水里。

我望着暮色苍茫里，比我大几岁的于二，眼角里有光，脸上已有皱纹，鬓角上泛起初冬的白霜。

一座城里，有我的亲人老去。

我的外祖父，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在他还很年轻时，就带着做皮箱的手艺，来到这座城。一座城，有四个门，分别以不同的姿势来欢迎和接纳这个来自乡下小镇上的年轻人。我至今不知道，当年外祖父是从哪个城门进城的。刚到这座城时，是否回望故乡？他在座城生活了几十年，86 岁那年离世，在这座城市里终老。

外祖母在她年轻时，大概是在一个杏花春雨天坐着船，来到这座城的。她在这座城里没有工作，仅靠外祖父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她在座城做过小贩，卖过紫萝卜和苹果，炸过油条，在座城一天天老去，最后成为这座城里，那条街上，一个待人和蔼客气，操着一口异乡口音的慈祥老外婆。

我是这座城一棵生长了几十年的会走动的树，比谁都了解这里最热和最冷的一天。

十年前，我和于二做过一个实验，在户外，如何找一个地方，来躲避这座城的寒冷？我们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坐在一辆停在小区，放下雨篷帆布的人力三轮车上，感觉狭小空间里，一点也不觉得冷。其实人力三轮车的空间是暖和的，有几个人从车旁经过，他们不知道半夜泊在路边的三轮车里还有两个人。那辆车上，有一个耳窗，撩起窗帘，可以洞察市井。

微闭上眼睛，我听到城里的每一处市声。那些小人物的大笑与争吵，分辨出他们为什么事情开心，或者为什么事情恼怒。就像这个城里的，称大院，不叫大院，叫“大门”，沈家大门、季家大门、支家大门……每一个大门里，都演绎不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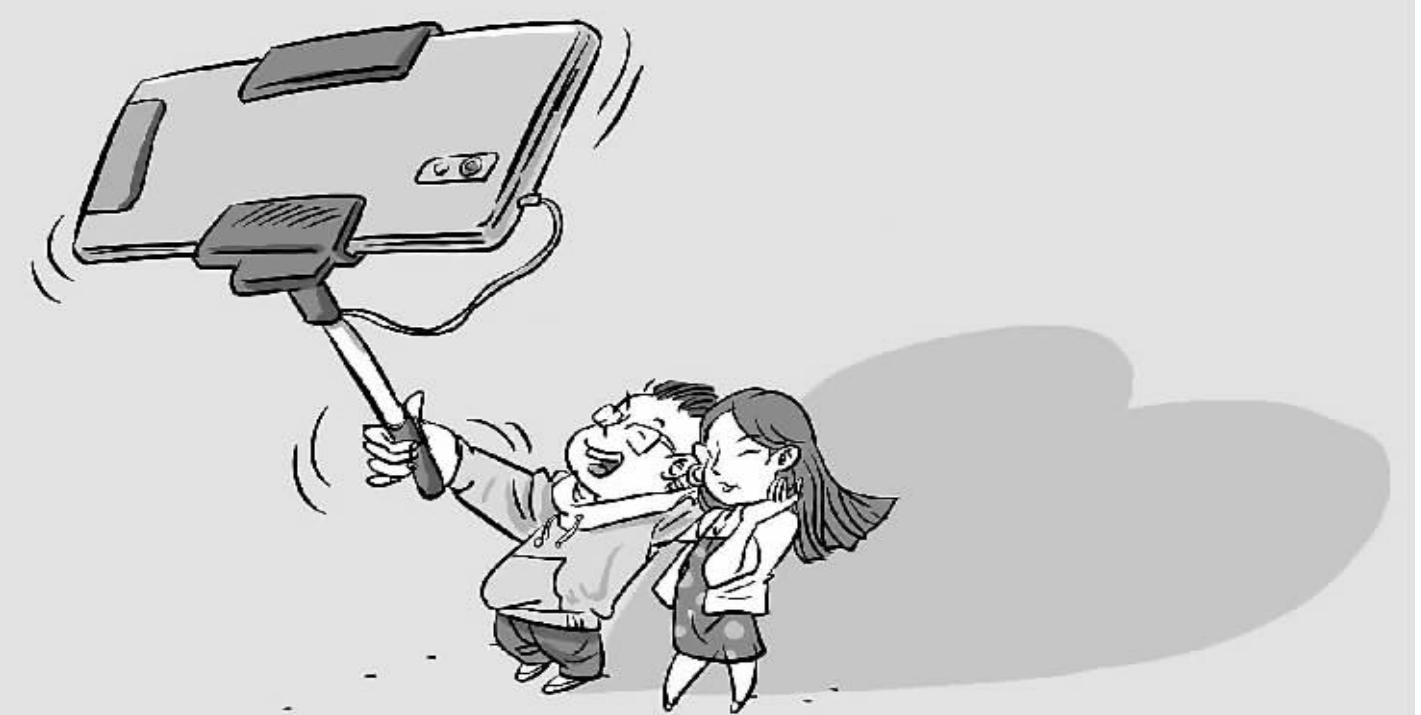
门是一个宅子的头脸，别人不看屋内陈设，宅藏黄金万两，先看门。门有多高、多宽，宅子就有多大。

我还认识这座城的 100 个商贩，他们分布在大街小巷不同的角落。商贩的售卖水平，是这个城的一部分智商，商贩售卖的特产、物产，反映出一座城的属性。

我在这座城，体验过很崇高的礼遇，也体验过最卑微、艰辛的生活。一个卖蔬菜的小贩对我说，滴水成冰的冬天，天未亮，黑咕隆咚的，一个人蹬着三轮车，到郊外的蔬菜批发市场去进货，回来时，棉衣里贴着皮肤的棉毛衫是湿的，头发、睫毛上挂着霜。

一个人在年轻时，总想到外面去闯荡，而不愿待在一座城。我从前甚至想到，会住在北方，或者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内心亢奋，想去到许多远方流浪，以至于具体到在一个山有海的地方，找一份工作，待遇不要很高，干几年，游遍这个地方的角角落落，再换一个地方。到了中年之后，我生活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接地气，就这样，不急不躁，徐徐而行，在这座城里东张西望。

春天在东门看柳，夏天西门捕蝉，秋天南门垂钓，冬天北门买菜。一个人，在腊月，回到一座城，内心是这样踏实安静。



秀恩爱这种事，也是一种供养，一旦断供了，就会惹来群嘲群怨。

赵春青 画

## 告别都市生活？先梦一下

“我们的北京”，足以骄傲半生。

其实，城市的活力也是独具魅力的，那些想闯荡世界的青年人在城市有更多的机会，流动性大，饭钱好挣，哪怕在城市里飘一阵子，也是有益的经历。

反过来环视当下的乡村，自然环境早已打上了深深的现代烙印，水土没受污染之地已然难以寻获，而共同的天空下几乎没有独享的清新空气。更重要的是，病跟年岁走，虽然可以不顾虑后生晚辈的教育问题，但医疗资源的云泥之别总是有些让人不忍放弃。

臆想的诱惑当然远不止这些，最主要的问题是数十年的城市轨迹可能已经让您定型了，撇开乡村和城市这些年差距更大的不速发展，就算能够适应田园生活，土地、房舍的问题也会质疑返乡的念想，我不太相信自己可以像一个旅人一样过上宁静的采菊生活。

虽然如此，但梦呢还是可以做一会儿的。想到鸟镇那样的“互联网”小镇居然会有，也许哪一天城市带路的人想变蹚章程也该是可以有的吧？城镇化总不会是都会之地孤独地爆炸性膨胀吧？从前那些财富资源不断收割进大都会仓库的惯性兴许哪天会打一下盹，虽然现在一些人还在梦想巨型城市，还在设计抛下边缘地带的宏图，然而再无畏的攀登者总会有到顶的一天，断不会无知到扎根山顶拒绝对下山，彼时平衡的方略一定会有，或许还有反向的努力也未可知。

或者，就算人家继续在旧路上乐此不疲地盲目奔走着，等到乡野真就杂草连荒村的时候，要是身体

